

孙犁全集（第10集）

本卷说明

本卷收未收入一至九卷各集的小说,散文,诗,剧本、唱词,理论,杂著以及新发现的佚文。

部分作品曾收入《白洋淀纪事》(中国青年出版社)、《孙犁散文选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、《孙犁新诗选》(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)、《孙犁文论集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)、《耕堂序跋》(湖南人民出版社)、《编辑笔记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)等专集,部分作品未曾收入专集,有些旧体诗是首次收入全集。

小 说

孝 吗 ？

秋影站在他母亲的床头，左手拿着一张画片，上面画着一群妖怪，用绳捆着一个妇人，那妖怪有的用那细长如针的嘴，去吸她的血液，有的用毒药注射入她的皮肤，去麻醉她的神经和细胞。那妇人的脸非常憔悴，像快死的样子。可是上面又画着一群小天使去杀那些怪物，怪物被杀死了许多。这张画片是秋影二年前的作品。

上面的妇人就是他的祖国，妖怪就是倭奴，天使便是理想的革命战士，日本吞并了朝鲜，秋影七岁上的时候，就立定了志向，要从倭奴手里夺回祖国。十岁的时候，便逃到俄国去留学，他是有意志的青年，不是轻举妄动的，他知道那时候朝鲜的灵魂，已经麻醉了，作革命运动是梦想，不过牺牲青年罢了。到了二十岁的时候，他潜入本国，联合同志，努力宣传，以唤醒民众。三年的努力，经过数次的危险，才使大多的民众，跳出了梦网，一个个走向革命的道路。

全国革命党员秘密的活动，宣传工作日告成熟，预备在一九三〇年元旦，游行示威，首领便是秋影。在会场宣誓的时候，他大声说道：“我的祖国，我对你贡献了我的身体，我

为你牺牲了我的生命。”

秋影只有一个慈母，伊今年六十多岁，伊爱秋影如同珍宝，伊已经知道秋影为革命党首领，虽知道爱儿有许多危险，但她只有指导并没有阻止过。她是一位富有革命思想的老人，当她病在床上的那天，正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三十号，秋影心中烦闷极了，明天便要上战场，但母亲病在床上，怎能离开一步？

好似风烛的老人，早已知道此事，伊微弱地对秋影说：“影！你不要只站在我的床前，你要到外边去招待革命的战士，你知道祖国是被人压迫着，你要记得你那张画片。影儿！你便是那小天使……”伊说到这里，虽然喘得不能支持，但苍白的脸上，显出了光荣的微笑。

秋影的心碎了，一滴滴的眼泪，落在画片上。离开慈母去到战场，太不孝了！倘若不去指导一切，革命实在没有成功的希望了！两不相容的思想，在他的脑海里旋转。他只能呜咽地哭罢了。

“影儿！你去罢！去指导一切！”老人闭着眼说，“你不去吗，为我一个将死的人，而牺牲你的革命事业，你觉着有价值吗？你以为离开将死的母亲去到战场是不孝吗？错了！因为全国国民的生死，全看此次的革命成功与否，你要如此的不以全国的生命为重，那才是不孝呢！站在我的床前牺牲革命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口内吐出一口血来，但少息一会儿，便喘着说：“那……是孝吗？”可怜说到这里，眼里流出了两滴清泪，微怒的脸上，又布上了一层笑容。

秋影的神经已经错乱了，对于后来母亲的言语没有听到，只觑着母亲微笑的脸，也不言语，也不痛哭，只是傻笑。手内的画片，落在地下，“拍”的一声，使他的神经清醒，他才知道他的慈母已死，他恼怒极了，以为母亲的死是倭奴的罪恶，他拿起手枪走到战场。

一九三 年

载《育德月刊》第2卷第9期(1930年)，署名孙树勋

弃 儿

北风吹到身上，好像刀刺的一般。往常的早晨，人们都正在被内酣睡，可是今天呢？经老大一喊，许多的人跑到村外去看那可怜的婴儿。

已经冻了冰的苇坑内，站满了缩头叹气的男女。一堆乱草内，放着一个破筐，筐里躺着一个不到一尺的小孩，身上满布了血痕。那可爱的小脸上，露出悲苦的气色，他知道了人类是残酷的，是被旧道德之魔，吃去了仁慈的本性的。他望着天，好像说：“上帝！你播下了我这小小的一颗种子，被残酷的人类踏死了。”

许多的人，围了这可怜的弃儿，发出了不同的言语：“这是谁家的呢？”一个老妇人这样的问了。

“谁知道！早晨老大到这里拾粪，看见了这小东西，便到村里一喊。大概是一个私生子，不然为什么放到这里呢？唉，大人无羞耻，做出那无礼法的事来，叫小孩受这不明之冤。”一个老妇人恨恨地说。

天气非常的冷，那小孩子的全身污血，冻得成了冰块。这时有几个女孩子来看，被大人骂走了。女孩子是不应该

看这种东西的。有几个老先生正在大骂人心不古，扬言曰：“做此种事者，既有伤礼教，且败本乡之乡风！”有许多深明礼教的男女，都唯唯说是。

这时王妈忽然赶来，喘着气对一位老先生说道：“老爷不好了，大少奶奶死去了！”那位老先生，正在骂得高兴，听了这话，脸色变黄，忙着家去了。大部分的人，也跟在后面，去看根由。

“什么病死的呢？”一位老者问了。

“这位大少奶奶，自从她丈夫死了，以后便常常在娘家住，昨天方才回来，一进门眼里充满了泪，听说是她娘逼迫她来的呢！”一个嘴快的妇人说。

在这天下午，便将大少奶奶埋了。究竟是什么病死的？人们还不知道。

第二天的早晨，苇坑的破筐失去了踪迹，一村的人们有趣的谈一段新闻：

“在举人家的大少奶奶，自从死了丈夫，因为是礼教之家，自然守节不嫁。贞节的匾额也挂了许多。可是不知怎么有了胎？！她娘家发觉了以后，便逼她来到这里，昨天早晨便产了下来，叫王妈妈将小孩抛到苇坑。后来被她婆母知道了，将她痛骂一顿，谁知便这样死去了。可怜伊才二十五岁！”

这一段话，全村的人，相互传说。

上帝！

您将一颗小小的种子，

播到地下，
希望他生出了嫩芽。
哪知道，
礼教之徒太残酷了！
嫩芽方出生，
便被他们惨杀。
可怜的嫩芽！
什么是私生？
什么是光明正大？
全是上帝播下的种子，
为什么杀你而存他？
嫩芽！嫩芽！
你负的使命是如何的远大？
可是被礼教之徒杀死了。
失去了一朵光明的花！
可是，嫩芽！
你不要怨恨你的慈母，
她并不忍心将你惨杀，
伊也想把你挂在胸前，
为他们——你母和那不知名的父——恋爱所开的花。
但是旧礼教将伊的本性束缚住了，
不得已踏死了你这可爱的嫩芽。
我们要杀死那些旧礼教之徒，
将旧礼教焚化。

使那可爱的有希望的嫩芽任意生长，
在这黑暗的世界里，
多开几朵光明的花！

一九三 年

载《育德月刊》第2卷第10期(1930年)，署名孙树勋

一天的工作

从阜平到灵丘的路上，有一个交通站，叫口头村。这个村子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上，从这村子再爬过一条山岭，就是山西省了。在这条路上，还有长城内线的残迹，山口上，还有一个碉堡。

口头村交通站门口，摆着几十根铁条，就是火车轨，这些铁轨，要在今天送到灵丘县大高石站上去。

交通站长红眼老八，正站在铁轨旁呼喊，手里的长烟袋握得紧紧的，而那系烟袋的东西，是一条以前用来锁狗的铁链子，显得太不配合了。

有一群人聚拢来了，这是各村来的自卫队，运送铁轨的。这一群人，是一色旧法染制的蓝布短褲袄，头上有包着一块黑色布的，也有戴着白粗布叠成的孝帽的。

大家都有山西人那一副和气的脸，笑起来就更显得和气了。

红眼老八呼喊：“三个人抬一条，——两个人抬，一个

人预备替换，气力大小配搭一下。”

人们还都是愿意同自己村里的人一组抬，大家你喊我，我喊你，组成了十来组。这些人是从九个村子来的，近的三五里，远的有二十多里的。

十组人组成了，剩下了一个有喘气病的家伙，显然是没人愿意和他一组。

红眼老八看见那个家伙站在一边苦笑，就跑到他跟前说：“老哥，没人和你一组是便宜，回头有一个小包裹，你送走吧！”

一组组抬起铁轨走了，爬上山道……

这时，从街的东头跑来三个小孩子。

真是三个小孩子，领头的那一个也不过十六岁。他们跑过来，还都喘着气，头上冒着汗气，肩上背着粗麻绳子，手里提着一个布饭袋。

领头的那个银顺子，看见人们一组组抬着铁轨走了，他着急地向红眼老八问：“谁是交通站长？”

“我是！”

“我们也抬一根。”

“你们是哪村的？”

“潘家沟呵！”

银顺子接着说下去，他们村里离这二十多里地，昨天接到这里去的“公事”要三个人，因为村里的自卫队今天都到西边工作去了，就叫他们三个来了。他们三个，两个是青抗先，一个是儿童团，他们一夜都没有好好睡，他们出来工作

和大人们在一起还是第一次，他们天没明就出来了，可是走错了路，直到现在才到了……

“还不晚吧？站长！”银顺子末了，笑着问一句。

“晚是不晚！”红眼老八说，“不过你们能顶事吗？”

“能呢，站长！”银顺子说，“我能背二斗小米呢！他们两个也不弱，在村里摔跟头，他们也称霸呢！”

红眼老八想了想说：“这里还剩一个喘气的家伙，叫他和你们一道抬吧，四个人换着。”

“别的，几个人抬一条？”银顺子背后的小黑狼说话了。他那一双又刁又野的眼，真像狼。

“别的是三个人。”红眼老八说。

“那我们也三个。”小黑狼斩钉截铁地说。

二

三个小鬼头抬着铁条上山了。先是银顺子和小黑狼抬着，顶小的三福跟在后面，给他们两个提着饭袋，和那用不着的麻绳。

这是小黑狼的主意。小黑狼说，他和银顺子是青抗先，应该先抬，三福还是儿童团，给他们提饭袋就行了。

在路上，为了这件事，三福和小黑狼还打了回嘴架，三福跟在后面不高兴，尤其是过村子的时候，许多洗衣服的娘儿们都说：“瞧！这两个小孩子多壮呵！”——这两个，没有三福，有时站岗的小孩子们也笑话他了：“嘿！人家抬，你跟

着，给人家提夜壶！”三福不能忍耐了，低着头喊：“你们也不过是儿童团哪！”

三福就提出了意见，再过一个山头他要抬了。

小黑狼正在喘气，身上流着汗，可是他一听见三福要换他，他赶紧忍住不喘气说：“儿童团只能站岗哨，抬东西可差点劲！”接着是“嘘！”

“我不过比你小一岁！”

“小一岁，你就是儿童团！”

“我娘还说，我生月大，按打春说，你不过比我大两个多月。”

“大一个月，也是青抗先！”

三福简直恼了，他问银顺子：“什么时候就到了阳历年？”

“你问那干么？”银顺子心里正想着别的事；他脚上的疮又破了，这疮是因为半年多没穿鞋，被石子刺破了，成了疮，他想现在冷了，到哪里弄双鞋子呢？以后要常常出来工作呀！

银顺子三岁上就死去了娘，起先给人家放牛，十三岁那年到了大同府，在一家鞋店里学徒，大同一被日本人占了，他就回到家来抗日了。

银顺子穿一条粗布夹裤，那是他娘留下来的。

这时，他听见三福问他，他就走慢些。

“一过阳历年，我就是青抗先了！”三福害羞地说。

小黑狼笑了：“哈哈！”笑得不好听，“你不等阴历年么？”

不要脸!”

.....

.....

他们走下山坡,有几组大人,正在把铁条放下来,抽烟休息,见他们三个来了,就说:“你们也歇歇吧!这两个孩子!”

“不歇了,我们在前面等你们!”他们三个回答着。

三

走过去,小黑狼想起个问题,想难一下三福。他说:“三福呵,你知道我们拾的这是什么玩意?”

“什么玩意?”三福想了想,总是想不出来,就接着说:“你说是什么玩意?”

“我说你是儿童团,不行,你还不服气呢,连这个玩意都不知道!”

“你知道,你说呵!”

“这是日本人的炕沿板,我们这里是用木板,日本人就用铁的了!”接着又说:“银顺子到过大同府,你一定知道,你说对不对?”

银顺子在心里笑了!

“对不对呢?”三福也问。

“这是火车道上的铁条。”银顺子给他们讲起了火车的故事,怎么十几个车连在一起,前头有火车头拉着,呜呜地